

詳註
經史百家雜鈔

上海會文堂印行
唐駢署

詳經史百家雜抄卷十一目錄

奏議之屬一

書無逸

左傳季文子諫納莒僕之辭

魏絳諫伐戎之辭

遂敗疆諫耻晉之辭

李斯諫逐客書

賈誼陳政事疏

論積貯疏

請封建子弟疏

諫封淮南四子疏

諫放民私鑄疏

賈山王言

鼂錯言兵事書

論貴粟疏

論守邊備塞書

論募民徙塞下書

鄒陽諫吳王書

獄中上梁王書

司馬相如諫獵書

嚴安言世務書

主父偃論伐匈奴書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

董仲舒對賢良策一

對賢良策二

對賢良策三

詳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一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刊

奏議之屬一

書無逸成王初政周公作此書以戒之。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以上言知無逸貴難。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甯。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音。閏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甯。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或三四年。以上殷三宗及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玉玉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是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通般。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以上周文王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

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遑白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音于酒德哉以上戒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譎音張為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以上言宜聽訓誠不可變舊法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譎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以上言怨詈者可做不可怒周

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註釋

所其無逸

所猶處也。言君子處位為政其無自逸豫也。

先知三句

稼穡民之勞事也。先知其艱難乃後逸豫則知稼穡為小民之所依

賴相視也

謗謗蔡傳如字孔傳音岸通嘆嘆不恭也。既誕謂欺誕否則侮厥父母不然則輕

既誕其父母

侮其父母中宗太戊嚴

矜莊寅敬

矜以法度言以自律也。自度肆也高宗武丁也。其父小舊久爰暨小人言與小人作起亮

貌也

高宗乙使久居民間舊也爰暨小人出入同事作起亮

陰天子居喪之稱

雍和嘉靖也。小大無不得所時也。祖甲三句馬融曰祖甲武丁子有兄曰

祖甲

祖庚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

甲以為不義逃亡

民卑薄其即康功田功即就也言文王卑薄衣服以成美

間故曰不義惟王也卑服

衣服也。即康功田功就其安人之功與治田之功徵也懿也

惠鮮鰥寡

鮮乏也。言文王加惠日過盤樂以庶邦惟正之供以已為眾國所取法惟

于鮮乏鰥寡之人也

戾午也盤也以庶邦惟正之供當正身行己以供待之

中身

文王九十七而終無皇曰句皇暇也。言當早夜勤

自覓暇曰今日暫為耽樂

非民攸訓二句

順也。言耽樂若

樂之事。乃非所以順天時。是人句中正之君也。言胥相保。惠順也。譎張為幻。下民無有相欺。誰幻惑也。此厥不聽。此其不聽人乃訓之以非法也。正刑刑法。迪哲。迪。踏也。哲。智也。厥愆曰三句。允信也。時是也。言其民有過則曰是我之過。民信如是。怨則不然。不敢含怒以罪彼人。且欲數聞此言。以自改悔。則若時信讞。不永念厥辟。辟君也。不長念綽。亦寬怨有同。言天下同怨讐之。

左傳季文子諫納莒僕之辭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悅。愛季悅而黜僕。且多行無禮于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境。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

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以上數莒之凶德。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

歛音。櫛檮。斂。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墮其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以上舜舉十六相。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音銀。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音盾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顙頷音炮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語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櫛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於艷聚斂積寶。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音貼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櫛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以上舜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度量食也。毀則壞法掩匿財器國用主藏之名為名賴姦之用

以掩誠賴姦之用器也有常刑

九

刑

哲命以下皆九刑之書今亡

還猶周

兆域

不度

居高陽氏

帝顙

項

齊中淵深

允信篤厚

八

也。愷和高辛氏之號懿也宣偏

入元

元善濟成后土地官禹作司空平水土即王地之官揆也

內平外成

內

謂諸夏外謂夷狄

而醜類凶醜

惡物穢惡心不則德義之經為

穢口不道忠信之謠

比周比

近也。帝鴻氏黃隱賊陰為臧害

而醜類之類

惡物之物穎嚚口安于謠諺

穎嚚心不則德義之經為

比周密

也。渾敦杜預曰謂驕兇也

靖譖庸回

安于謠諺謂信而回邪也

服行蒐慝

蒐慝隱也

惡惡也。盛德也。窮奇其行窮其好奇

而穎嚚

言陰隱為惡也。盛德也。窮奇其行窮其好奇

而穎嚚

五常百揆總持國

左傳魏絳諫伐戎之辭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

不如伐之。

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携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

救是棄陳也

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

無乃不可乎

以上言不可獲戎失華

夏訓有之曰有窮

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

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持其

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龍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

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樹之許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音銓。將歸自田。家眾殺而烹之。以食嗣。

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豶。音鷩。恃其讒愚詐偽。而不

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古禾處豶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

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豶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以上引后羿事。言不可恃。

力。蹻。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歲王闕。於虞人之歲曰芒。芒禹跡。畫為九州。經啟武。

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麤

音壯。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辱。敢告僕夫。虞歲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

故魏絳及之。以上因羿注於田。并以諫微。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音居。貴

貨易土。土可賈音馬。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鑿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

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以上和戎之利用。

德度者。不用力也。

註釋

無終山。或孟樂。

無終。魏莊子之謚。謂

諸華。中國。夏訓。書有窮國。羿有窮國。

君之號。鉏。今

南渭縣有鉏城。窮石。晉地記。河南有。

禹孫太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

羿初居于此。窮石。窮谷。羿所遷也。伐夏政。

禹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非逐之而自立。

恃其射也。羿善武。羅伯因熊髡。龍圉。

四人皆寒國名。在今

伯明氏。寒國。后君也。謂

賢臣。寒山東維縣。

伯明氏之君。后寒君也。謂

長寒國。

夷羿夷羿虞樂悛改窮門窮國夏遺

之氏虞也悛也窮門門靡臣有鬲國名今山東德平縣

南有淮亭淮縣東南有斟亭是其地過戈

皆國名過在今山東燼遺少康夏后相

之子后杼

后杼

少康

辛甲周武王

命百官太史號

令百官闕也

虞人掌田

職官芒芒遠畫分經啟句

啟開也改開攸

所冒貪恤憂重猶大也言武雖

事不可大任用不拔句

拔大也言羿雖有夏

獸臣虞人晉侯公

晉悼公荐聚易

也

不可無備

左傳薳啟疆諫恥晉之辭

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閹以羊舌肸為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

薳啟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况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恆人朝聘有珪享頤韞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寔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夫之道也則禍亂興以上言行禮城

不務恥人

濮^音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讀如}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音自鄢以來晉不失備

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讐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麋

音至未昏婚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

以上言恥人韓起之下趙成中行^音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音籍談女

齊梁丙張骼洛輔蹠歷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
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
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穀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
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以上言晉多才強盛君將以親易怨實無
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擒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

註釋

今其來者

時韓起如楚送女羊舌肸為介閭

謂刑其足司宮

謂加以宮刑

遂啟疆

楚大

享頤有璋饗

享

也頤見也既朝聘而享

述職

諸侯適天子巡守

機二句

不敢倚機

設机二句

不敢飲酒

宴有好貨

服車馬在客所無者與之

衣飧有陪鼎

熟食為飧陪加鼎所以厚殷勤也

城濮之役

魯僖公二十八年晉敗楚師于城濮

敗于邲

事在魯宣公十六年

備之若何

言何以備

誰其重此

言忍麋羣薦進

也

韓襄

韓起兄子

也

韓襄

韓起兄子

也

韓須

韓起二子

也

叔禽叔椒子羽

音韓起庶子

也

韓賦七邑

韓襄等七人各一邑

也

成縣賦百乘也

也

羊舌四族

銅鞮伯華叔向叔虎兄弟四人

也

楊肸

叔向食采于五卿下五人

也

八大夫祁午以楊石子楊

也

食我十家

韓氏七羊舌氏四共十家者舉大數也

也

九縣

羊氏四家共二縣合

也

韓氏七邑為九縣

長穀句長穀戎車也

也

遺守

長穀戎車也

也

句計遺守國者

伯華兄

中行伯

謂中行吳

尚有四千乘

李斯諫逐客書

史記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于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邳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三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音廢。雖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于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納。疏士而不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以上言秦之先四君之功。賴客之之。

鳳之旗。樹靈鼈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駟音決驥。音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後可。則是寃珠之簪。傅脂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于前。而隨俗雅化。往治

窮窪。趙女不立于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鳴鳴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

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

以上言色樂珠玉不

必秦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強者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產

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人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裏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音躡又益糧者也夫物不產于秦可寶者多士不產于秦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捐民以益讐讐內自虛而外樹怨于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以上言不宜逐客以資敵國

註釋

由余

西戎人嘗使于秦穆公賢之使余間要由余由余遂去戎歸秦

百里奚

楚宛人

蹇叔

岐州人

宋

邳豹

郿人

商鞅

衛人

張儀

魏人

拔

三川

二句

案秦惠王時張儀為相請伐韓下兵三川以

見左氏傳公孫支後歸于秦

并國三十

一作二十史記秦穆公用

由余謀伐戎王益

死後武王欲通車三川令甘茂拔宜陽今並云張儀

以儀為秦相故歸功于儀又三川是儀先請伐故也

北收上郡

惠王五十年魏

以儀為秦相故歸功于儀又三川是儀先請伐故也

北收上郡

納上郡十五縣南取漢

中

惠王十三年攻楚

九夷

屬楚之夷有九種

駢郢

楚二邑

成臯

之東境

范雎

魏昭王母宣太后同父弟半戎封

崑山

即崑崙山產美玉

隨和

姓魏名冉封于穰故曰穰侯

范雎

所譏免相就封

華陽

昭王母宣太后同父弟半戎封

華陽君

因范雎言被逐關外

封

崑山

即崑崙山產美玉

隨和

之寶

隨侯之珠

大阿

劍名

楚王使歐駢

駢馬

離駢

馬以珠宛轉而

傳璣之珥

著于珥

阿縞

齊之東阿

靈鼈之鼓

禮月令註

鼈皮可快驥馬

下陳

猶後猶列也

宛珠之簪

以珠宛轉而

傳璣之珥

著于珥

阿縞

縣山繒帛

以冒鼓

馬

隨俗雅化

謂閑雅變化而能隨俗也。桑間上亡國之音也。

禮記桑間漢韶虞舞周樂

賈誼陳政事疏

文帝時匈奴侵邊諸侯王僭亂地制淮南濟北皆為逆誅。誼因上此疏。

臣竊惟事執。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音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本末舛^音逆首尾衡^音橫。決國制槍^音倉攘^音獵。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執^同。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领。匈奴賓服。四荒鄉^同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執也。雖使舜禹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序。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

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斂。晉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安全甚易。不肯蚤為已迺墮大規。骨肉之屬而抗剗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一切。骨肉之屬而抗剗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貴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今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殼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反通室之執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迺為中涓。其次廩音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惠古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

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圓音。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直啟其口。匕首已陷其胸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殃既古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讀者所排擊剝割。皆眾理解也。至於鼈音。髀音。陸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眾鼈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疆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音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

邪心令海內之劫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輒湊竝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今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扶問地盡而止。及燕梁宋國皆然。其分地眾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玉。下無倍同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劫方病大瘡。音腫一脰之大幾如要。同腰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伸一二指撻。讀如六畜敵負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為鉗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趺。古蹠。蓋古字。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逼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趺。蓋可為痛哭者。此病是也。以上痛哭之天下之劫方倒縣。通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慢。同侮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